



非外借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 戈特弗里德·凯勒 著 田德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 戈特弗里德·凯勒 著 田德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Gottfried Keller

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
著;田德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13023-8

I. ①乡… II. ①戈… ②田…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2068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邱小群
封面设计:董红红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23-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GOTTFRIED KELLER

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

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	65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	108
人恃衣裳马恃鞍	147
七君子的小旗子	189

为十九世纪的瑞士绘一幅市民风情画

李双志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讲起这个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证明以往的伟大作品所依据的情节，个个都在人生中扎了多么深的根的话，那将是一个无聊的摹拟。这样的情节，为数不多；可是它们不断换上新装，重新出现，逼着人们非去捉住它们不可。

在那条离塞尔德维拉只有半点钟路程的美丽的河水旁边，隆起一个很大的、开垦得很好的土岗，逐渐消失在肥沃的平原里。在这土岗的脚下，远远地坐落着一个有不少大农舍的乡村。好多年以前，这斜坡上并列着三块又美又长的田地，好像三条展开的大带子。一个晴朗的九月天的清晨，有两个农人各自在两块田里耕作着，明确点儿说，就是在靠边的两块田里耕作着；中间那一块像是荒废了好多年的样子，因为已经盖上了一层石头和高高的野草，无数长着翅膀的小动物，不受惊扰地在上面对嗡嗡地飞鸣着。在两边田里犁着地的农人，个子都很高，骨骼粗大，年纪都在四十岁光景，一看就知道是两个有点儿根基的农民。他们穿着耐久的粗亚麻布短裤，裤子上每一个褶痕都有固定不变的位置，看起来像雕刻在石头上的一般。每逢他们碰到一个障碍物，把犁柄握得更紧的时候，粗糙的汗衫袖子便由于受到这轻微的震动而抖动，同时那刮得光光的面孔，平静地、聚精会神地、稍微眯缝着眼睛，对着阳光朝前面望去，一面在度量着犁沟，只是偶尔远处传来什么响声打破了田野的寂静

时，他们才向周围眺望一下。他们慢慢地，以某种天然的优美姿态，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除了偶尔给赶着雄壮的耕马的雇农一些指示外，全都一言不发。于是，从相当的距离看来，他们十分相像；因为他们正代表了这个区域的本地人的类型。乍一看，也许只能在这一点上区别他们：这一个戴着白帽子，帽顶子向前，那一个帽顶子却向后耷拉到脖子上。但是一等他们掉转耕地的方向，他们帽子的位置也就调换过来了；因为每逢他们面对面在岗上相遇，彼此走过的时候，那个迎着凉爽的东风走去的人，他的尖帽就向后边倒下去，而那个顺风而行的人的帽子却向前竖起来。每次也有一刹那的间歇阶段：这时候两顶闪光的帽子就笔直地在空中动荡，像两道白色的火焰向天空吐舌。他们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耕着地；看着他们在那一片寂静的、金黄的、九月天的景色中在岗上悄悄地、慢慢地对面走过，逐渐分开，越离越远，最后像两颗陨落的星似的，消失在土岗的穹窿后面，过了好久又从那里重新出现，这种景象是很美丽的。每逢他们在犁沟里发现了一块石头，就漫不经心地用力一扔，把它扔到中间那块荒地里。这种情形倒也少见，因为这一块地差不多已经把所有在那两块邻田里能够找到的石头都给负担起来了。漫长的清晨就这样过去了一部分，这时有一辆精巧的小车，从村里向这边走来，刚上这斜坡时，小得都几乎看不见。这是一辆涂了绿色的小孩车，那两个耕地的人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很小的女孩，共同把上午的点心放在车里运来，给每个农人一块好面包，用一块手巾包着，一壶酒和一只酒杯，还放上了一些额外的小吃，这是温柔体贴的农家妇给勤劳的当家的附带送来的。此外这车里还装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已经咬过的苹果和梨，这是孩子们在路上拣来的。还有一个完全光着身子的、黑眉乌嘴的布娃娃，只有一条腿，像个小姐似的在面包中间坐着，安闲自在的让车子拉着走。这车经过了不少次的碰撞和逗留，最后到了岗上，停在田边一丛小菩提树的阴凉里；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一下这两个车夫

了。一个是七岁的男孩，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都很康健活泼，此外，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只是两个都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那女孩还有浅褐色的脸庞和鬃曲的黑头发，使她脸上带着热情。耕地的人现在也都回到了岗上，他们在马前放了一些三叶草，把犁搁在开了一半的犁沟里，便以好邻居的关系一同吃起点心来，这才互相招呼；因为这天一直到现在他们彼此还没有说过话呢。

他们现在一面心满意足地吃着早点，并且满怀着慈爱，把早点分给孩子们吃，吃喝几时不完，孩子几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一面四下里眺望着，看见小城烟雾弥漫，在山里闪光，因为塞尔德维拉人天天准备丰富的午饭，常有一片光辉远射的银色炊烟飞上屋顶，贴着山峦悠然飘去。

“塞尔德维拉的二流子们又做好饭食啦！”农人中一个姓曼茨的说。那个姓马蒂的答道：“昨天就有一个小子为着这儿这块地来到我家。”“从县参事会来的吧？他还去过我那儿呢！”曼茨说。“真的？他大概也是想让你种这块地，给老爷们纳租子吧？”“是的，一直到断定了这块地属谁，该怎么处置再说。但是这种替人拾掇荒地的事，我谢绝了，我说，他们尽可以出卖这块地，把款子保管起来，直到找到原主为止，这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因为不管什么事情一进塞尔德维拉的衙门，就会在那儿耽搁很久，何况又是这么一件麻烦事。在这个期间，那些二流子乐得从租金里揩点油水，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那卖地得来的钱；但是我们会当心，不把价钱抬得过高，到那时候我们就准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块地究竟应该归谁！”

“我也是这样想，也给了那二流子一个同样的回答！”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曼茨就又开始道：“不过也真是可惜，好好的—块地就这样闲着，实在不像话。闲到如今已经二十来年了，没有一个人问过它；因为这村里谁都没有权利要求这块地，并且谁也不知道，那

个败落的吹鼓手家的子孙们下落如何了。”

“哼！”马蒂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一看那个时而和流浪人们混在一起，时而又给村里伴奏跳舞的黑琴师，我就想赌咒说，他就是那个吹鼓手的孙子，他当然不晓得，他还有一块地哩。可是他要地干什么？烂醉上一个月，过后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况且，这件事既然还不能落实，怎么可以给他透个风呢？”

“那样一来可就会惹出好事情来啦！”曼茨答道，“为了否认这个琴师在我们教区里的乡土权，就够咱们麻烦的了，因为人家总想把这个流氓硬推到咱们身上。既然早先他的爹娘和流浪人合了伙，他也可以留在那里，给那帮补锅的游民拉提琴啦。我们凭什么知道他是吹鼓手的孙子呢？就说我吧，我虽然相信我在琴师的黑脸上完全认出了那个老头子的样子，我还是说：‘错误是人之常情，一张不起眼的破纸，一小片洗礼证，比十个有罪孽的人的脸更使我心安！’”

“哎呀，可不是么！”马蒂说道，“他当然会讲，没给他施洗，并不是他的过失！可是难道就应该把我们的洗礼盆做得可以在林子里搬来搬去么？不，那是固定在教堂里的。挂在外面墙上的那副抬棺材的担架倒是可以搬动的。我们村里人口已经过多了，快需要两个小学教员啦！”

说到这里，农人们这顿饭已吃完了，话也谈完了，他们站起来，去把今天上午还没完的活儿做完。两个孩子却已打算好和父亲们一同回家，于是先把他们的车子拉到小菩提树丛里掩护起来，然后到那块荒地里去探一次险，因为那儿的野草、灌木和石头堆子，呈现出一片罕有的荒野景象。他们手拉手在这一片绿色的荒野中游玩着，把携着手晃过高高的蓟丛作为乐事，最后就在一丛刺蓟的阴凉里坐下，那女孩开始把车前草的长叶子给她的布娃娃穿在身上，这布娃娃便得到了一条美丽的、有锯齿形花边的绿裙子；再把一朵孤单单开着的红罂粟花给它蒙在头上当作头巾，还用一棵草把它绑结实了。特别是当它又得到了一条用

小红浆果串成的项链和腰带以后，这个小人儿看起来就像一个女巫了。紧接着他俩就让它高高地坐在蓟茎上面，瞪着眼瞅了它一会儿，后来那个男孩看够了，便一石头把它打了下来。这一下子它的服装可不整齐了，那女孩就很快地给它脱掉衣服，好重新把它打扮起来；可是当布娃娃刚刚脱完衣服，只留着那块红头巾时，那粗野的男孩就从他的女伴手里抢过这个玩具，把它高高地扔到空中去。那女孩哭着喊着跳起来去捉，但是那男孩又先把布娃娃捉到了手，重新扔到空中去，弄得那女孩总是白忙一场，他就这样逗着她玩了好久。飞着的布娃娃却在他手里受了伤，明确一点说，伤是在它那只独腿的膝盖上，在那儿破了一个小窟窿，漏出一些糠来。那个捣乱鬼一看见这个窟窿，就像耗子似的静悄悄的，张着嘴，热心地忙着用小手指数扩大那个窟窿，搜寻糠的来源。他的静默引起了那可怜的女孩极大的怀疑，就挤到他跟前去，一看见他的恶作剧，不由得大吃一惊。“瞧啊！”他喊道，一面把那条腿在她鼻子前头晃来晃去，糠都飞到了她脸上，她连喊带叫地央求着，当她正要伸手去取时，他却又跑开了。两个人闹个不休，直到那整整一条腿都掏空了，像一枚可怜的豆荚一般耷拉着，他才把那受虐待的玩具往下一摔不要了。当那幼小的女孩哭着倒在布娃娃身上，用围裙把它包上时，他便装出极其顽皮和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把布娃娃拿出来，伤心地端详着这可怜的东西，一看见那条腿，就又放声大哭起来，因为这条腿在躯干上耷拉着，就像一条火蛇身上的小尾巴一样。她拼命地哭，哭得那个作坏事的心里终于有点别扭了，他站在这诉苦者的面前，又着急，又懊悔；她一理会到这种情形，就突然止住了哭，用布娃娃打了他几下，他装作被打疼了的样子，喊了一声“噢！”他喊得那样自然，使她满意了，就和他一同继续做起破坏和解剖工作来。他们在这殉难者身上钻了一个洞又一个洞，让糠往外乱漏，他们把这些糠仔细集拢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堆成一个小堆，一面搅动，一面瞪眼看着。布娃娃身上剩下的唯一结实

地方就是脑袋了，现在当然就特别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很细心地把这颗头和榨空了的尸体分开，然后向空虚的内部惊奇地窥探起来。他们一看见那个古怪的窟窿，又看见了糠，首先引起来的一个最自然的念头就是用糠把这颗头塞满，两双小手争着把糠往里放，于是这颗头有生以来第一次里面有点东西了。不过那个男孩或许仍然把里面的东西看作死学问，因为他突然捉住一个大苍蝇，一面用掌心扣着这嗡嗡直叫的苍蝇，一面命令那女孩，把头里的糠倒干净，然后就把苍蝇关在里面，用草堵上那个窟窿。孩子们把这颗头拿到自己的耳朵旁边听听，然后郑重地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上面还蒙着那朵红罂粟花，这颗有响声的头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头似的，两个孩子一面拥抱着，一面静悄悄地倾听着它的报告和童话。但是每个先知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恐怖和忘恩；这粗略的形体中的一点点生命，也终于惹起了在孩子们心里存在着的人类的残忍性，他们决定把这颗头埋在土里。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坟墓，也不问那被俘的苍蝇意见如何，就把这颗头放进去，并且用田里的石头在坟上立了一个很像样的纪念碑。他们因为埋了一个有形体有生命的东西，觉得有点害怕，就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地方。走了一大段路，那个小姑娘疲倦了，就仰卧在一小片完全被绿草遮盖着的地方，开始唱起几句单调的歌来，唱的总是那几句，那男孩蹲在她旁边帮着腔，决定不了自己是否也要完全躺下去，因为他也同样的困倦极了。太阳照着这唱歌的女孩的张开了的嘴，照亮了她那白得晃眼的小牙齿，照彻了她的圆润的、绯红的嘴唇。那男孩看见了这些牙齿，就搬着女孩的头，好奇地检查起她的小牙齿来，一面喊：“你猜，我们有多少牙齿？”女孩想了片刻，仿佛是在熟思细算似的，然后随便说道：“一百！”“不对，三十二个！”他喊道，“等一等，我要数一下！”他就数起那女孩的牙齿来，因为总得不出三十二，他就一遍一遍地重新数。女孩安静了好久，但是因为那个热心的计算者总没个完，她就一下子跳起来，喊道：“现在我要

数数你的!”于是那男孩就倒在草里,女孩伏在他身上,抱着他的头,他把嘴张开,她就数道:“一、二、七、五、二、一……”原来这个小美人还不会数数哩。男孩就改正她,指点她应该怎样数,她就又重新数,数了不知多少次,在他们那天所有玩过的游戏中,这个游戏似乎是最使他们开心的一个。最后那女孩便完全倒在小算学家的身上,两个孩子就在明亮的晌午的阳光下睡着了。

在这段时间,父亲们已经各自把地耕完,把两块地都变成了带有新鲜泥土香味的棕色的平川。当最后的一道犁沟耕到尽头时,其中一个雇农正要停住,他的当家的就喝道:“停什么?再回一次头!”“我们已经耕完啦!”雇农说。“住嘴,照我吩咐的去做!”当家的说。他们就回过头来,在中间那块无主的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草和石头都飞起来了。可是农人并没有停下来清除这些东西,他大概以为要搞这个还有的是时间,今天只消粗枝大叶地做一下就算了。于是顺着斜坡迅速地向上走去,到了岗上,那快意的风把这农人的帽顶子又吹得向后倒下时,邻人正打那一边耕过去,帽顶子向前歪着,也在中间那块田里豁了一大道犁沟,土坷垃一下子都飞到两边去了。谁大概都看见了谁的行事,可是都像是没有看到似的,就又彼此分开,看不见了。每个星座都各自安静地打另外的星座旁边运行过去,沉入天穹的后面。命运之梭就这样彼此交穿而过,“他织着什么,没有一个织工晓得!”^①

一次收成跟着一次收成地到来,每次都看见孩子们长得更高了,更美丽了,那块无主的田地在那变宽了的邻地中间更狭小了。每耕一次地,在这边和那边都损失一条犁沟,从来没有人说过一句话,就像没有人看见这种罪行似的。石头越积越高,已经沿着田地的周长形成了一道

^① 引自海涅的诗《耶胡达·本·哈莱维》第二章第五段。

正式的地脊，上面的野灌木也已长得那样高，以致孩子们虽然都已长大，但是当他们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走过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原来他们现在再也不一同上地里去了，因为那个十岁大的所罗门，就是人们喊作萨利的，居然已和大一点的儿童以及成年人为伍了；而那个褐色皮肤的芙兰琴呢，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小姑娘，行动却已不得不受同性的监护，否则，别人就会嘲笑她是一个好追男朋友的女孩子。可是每到收成时节，大家都在田里的时候，他们总要抓住一次机会，爬上那一道隔离他们的乱石埂子，然后把对方推下来，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来往了。他们似乎因此倒把这个一年举行一次的仪式更加在意地保存下来，因为他们两家的田地别的地方都不衔接。

在这期间，那一块地到底还是宣布出卖了，卖得的款子规定暂由公家保管。拍卖就地举行，但是除了农人曼茨和马蒂以外，就只有几个看热闹的在场，因为没有人高兴买这不三不四的夹在这两个邻人中间的一小块地来耕种。原来他们俩虽然也属于这村里最好的农民之列，他们干的勾当也不过是其余三分之二的农民在同样情况之下也会干的，可是现在大家还是因为这个而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们，没有人愿意夹在他们中间要这块缩小了的无主的田地。一件唾手可得的便宜事，要是碰到鼻子上，大多数人都会干的；可是一旦有人做了，其余的人就会得意做这件事的并不是他们，就会得意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还把这个被选中的人作为罪恶的尺度，来测量他们自己的品德，还把他当作一个被神明标出来的消灾移祸者，因而对待他也心怀畏惧，尽管他们同时还对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所占到的便宜垂涎不止。所以当时认真出价来争购这块地的就只有曼茨和马蒂二人；经过一番相当固执的竞争之后，曼茨争到了手，这块地就拨给他了。官方人员和看热闹的从田里一哄而散，那两个农人还在自己的地里忙了一会儿，离开时又彼此遇到了。马蒂说：“现在你要把你的地，连旧带新合并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一般大的两块来种

吧？假如是我得到了这块地的话，至少我是要这样办的。”“我当然也要这样办，”曼茨答道，“因为当一块地来种，对于我未免太大了。可是我方才要讲的是：我已经发觉，你新近还在这块现已属于我的田地的下端斜着割了好大的一块三角地去。也许你以为这整块地反正是你的，割不割都一样。可是现在这块地既然属于我了，你得明白，我不容许有这样没有道理的一弯，要是我把这条线重新弄直，我想你准不会反对吧！总不该有什么争执吧！”

马蒂也像曼茨一样冷冷地回答道：“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可争执的！据我所知，这块地你买来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曾亲眼目睹，这块地在这一个钟头之内并没有改变一丝一毫！”

“废话！”曼茨说道，“过去的，我们用不着多计较！可是过分的仍然是过分的，一切事到最后总得有个合情合理的解决；这三块地从来就是这样笔直地并列着，像比着尺子画出来的一般；现在你在这中间来这样一条可笑的、违情悖理的曲线，这岂不是大开玩笑，要是让这个弯曲的三角留在地里，人家要给我们俩起外号儿了。非把它去掉不可！”

马蒂笑道：“你怎么一下子就怕起别人的笑话来啦！这倒也好办；这一道弯儿一点都碍不着我；你要是生它的气，好吧，我们就把它弄直，可是不能在我这边弄，这一层你要是嫌空口无凭的话，我可以给你立字为证！”

“别讲笑话了，”曼茨说道，“一定要把它弄直，就在那边弄，气死你也得这样！”

“到底怎么办，反正有事实会证明的！”马蒂说，然后两个人就各自走开，谁都不再看对方一眼，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凝望着天空，仿佛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奇观，必须集中全副心神去注视似的。

第二天曼茨就打发一个小做活的，一个打短工的姑娘，和自己的小儿子萨利到那块地里去，把野草和灌木连根拔掉，堆成堆，为的是以后